

胡相思桥上的七夕节

□ 刘放

七夕节已过去有些时日了，但在苏州平江路附近的胡相思桥，因为举行了一场七夕民俗文化风情节，仍然引得不少外地年轻情侣专门慕名前来观赏，桥上拍照留影，桥下顾影自怜，古桥因节而扬名，节因古桥而精彩。

这座胡相思桥是现在苏州古城里的七座石拱桥之一，的确比较古老，在宋代的《平江图》上就有该桥，距今有千年历史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桥，是清代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重建的，也承载了200多度春秋的岁月步履。这座桥有两个很有趣的桥名，志书上一般都还是采用宋代的桥名“胡相思桥”，但通常人们口头的桥名，是谐音的“胡相思桥”。

桥的拱券采用纵联分节并列式砌置，这种方式又称“联锁法”，较之更早的分节并列式在技术上是一大进步，苏州清代石拱桥多用此法。

条石栏板南北外侧都刻有“重建胡相思桥”五字，桥孔两旁的明柱（楹联石）上则镌有“乾隆九年署元和县正堂加六级张曰谋重建”等字样。桥面中心石板上浮雕着轮回纹，意在宣扬佛教“生死六道轮回”观念，劝人行善积德，为桥梁、寺庙等古建筑上所常见。桥孔拱券的外沿还有一圈凸起的拱眉石，更增强了桥的立体美感。

此桥虽是典型的清代花岗石拱桥，但金刚墙上夹杂的青石和武康石却显示了其悠久历史的记录。桥西堍南侧金刚墙上还有一方“桥神土地”刻石。《吴门表隐》卷十载：“崇正官桥南堍塑桥神、喜神、宅神、井神、灶神、厕神，皆出名手，肖像如生。”说明从前民间有祭桥神的习俗，昔日桥神不止一处，而此桥的“桥神土地”自然属罕见的遗迹。

饶有趣味的是两个桥名都大有来历。宋代桥名胡相思桥，纪念古代的一位胡姓官员，官位相使，这个官是处理当地治安和民间纠纷的



一种小官职。官不大，但后人用桥名来纪念他，足见他还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建树；同时也说明小官职能派用场，古今民间纠纷都是需要有人来做“老娘舅”调解的，世界需要热心人。至于后来添加的“胡相思桥”，据《吴县志》记载为“胡相使桥俗名胡相思桥”，相传是因了明末的一个凄楚爱情故事：居住在此的归姓人家小姐殉情跳井，所以被市民改称为胡相思桥，连桥堍的胡相使桥巷，老苏州们也习惯称之为“胡相思巷”，所以桥身上也勒石雕刻有“重建胡相思桥”字样，足见俗名也是通用的。感觉俗名的“胡相思”，除了哀叹当事人的相思催人殒，应该不可能是倡导这种殉情的极端做法，而恰恰是一种劝阻——相思当然很美，但如果一旦“胡”相思，结果大约就不太好。

如此一来，就要为这个七夕文化风情节点的精当而击节赞叹。再美妙的爱情，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当船搁浅了，就应该有“胡相使”来调节，这个调节就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。再从俗桥名看去，寓意大约就是爱情不要走极端，不要过于胡思乱想，不要走火入魔。在两情愉悦的初始阶段，就像“普法”一样来个“普爱”，普及一些爱情理性常识，警钟敲在前头，使情爱之桥的桥基也更加夯实。如果说，传说中的鹊桥多一些浪漫的务虚，那么现实中的此桥则更多一些警策的务实。虚实相生，让古老的民俗佳节在桥上更加妖娆。

这个节日的选点，显然比许多牵强的“硬装斧头把”平台高明了很多，比那些捕风捉影的所谓的某某故居，也要有价值得多，充分发掘了历史文化资源。

有些活动的选点，只凭一些不靠谱的子虚乌有杜撰，显然就如稀泥扶不上墙的阿斗，让人感觉是赝品，是被忽悠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相反，有内涵的资源不被发掘出来，也如千里马不遇伯乐，也是闲置荒废。资源的发掘，也有如任人唯贤，而不是任人唯亲的问题。

一朵好花，要插在相应的花瓶里，才是最漂亮的。

民俗“七夕节”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各地都在七夕前后搞一些活动，苏州平江街道原先也搞过这个活动，但地点非此桥，效果自然冰火两重天，实践给当事者上了一课。据悉，举办本次活动的平江街道初尝甜头，还将继续围绕此桥打造文化该节，提高其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既顺应天时，又选好了地利，再加上人和，活动的效应当然就是迟早的事儿了。一个成功的活动，也给人们搭起了一座思路之桥。

夜晚来临了，人们收起劳作的工具，迈开回家的脚步。鸟儿纷纷归巢，连花儿都收起了灿烂的笑脸准备一夜酣梦。夜晚似乎在做着一道减法题，减去了白天里的聒噪，一切白天里容易忽略的事物反而浮出水面。在这样的夜晚，我穿上洁白的长衣，在儿科病房里开始夜班的工作。

夜晚逐渐向深处走去。我的体力和精力如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，越来越少。到了后半夜，一股力量自我的脚跟沿着筋骨逐渐往上爬行，上升到腰部，所过之处都会留下酸痛和滞重感，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深一脚浅一脚。躯体载着我的心脏、手臂、眼睛和大脑进出于各个病房之间。黑暗的色泽从窗外渗了进来，走廊的灯散发的光线和它交错在一起，夜晚似乎雾气迷蒙。有种力量在黑夜的背后涌来，聚在了我的头顶，它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低低地向下压着。我的耳朵里响起了持续的嗡鸣声，头脑有些昏沉，仿佛有一个套子箍在了头上，思维也变得像双腿一样迟缓了。头

这就是我工作到后半夜的惯常肉体体验。我们像血管里到处行走的白细胞，四处寻找炎症的所在，不仅要防御夜晚的肉体疾患，有时也要和病患一起对抗精神的暗疾。

5床的患者是前一天来的，支气管肺炎。病菌产生的毒素在他的血管里穿梭，药物要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。我把发热可能会持续3天强调了很多遍。他的父亲和奶奶不断地点着头。这个夜晚，孩子再一次发热了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了他的床前。首先映入我眼里的并不是病床上的孩子，而是他亢奋的父亲。他像一只亢奋的公鸡，有种愤怒的力量在他的喉中聚集。他一手指着病床上的孩子，像指着一个没有生气的物件一样随便，然后咆哮了起来。质问为何孩子又发烧了，你这大夫白当了？他的声音在安静的病区四处回响，像一支支箭在墙壁、门窗上来回飞翔。很多病人和家属都被吵醒了，顿时病房里孩

心里的暗疾

□ 赵佳昌

子的哭声涌了出来。

我知道我之前和他讲的那些话已经被他失去的理智彻底击垮，理智告诉我避开他的锋芒。仔细查看了患者，对症进行治疗。他的体温很快就降到正常了。病房里像这样的发热我每个夜班要处理七八次。我作为一个永不停歇工作的白细胞，喝着黑夜给我的暗色的毒酒，要尽量绘出一幅明亮的图景。

孩子的体温正常了，我能够想象他肺内那个病灶逐渐吸收的景象。同样逐渐吸收的还有他父亲的情绪。一个午后，我独自一人值班。他的父亲在办公室的门外往里望，有些犹豫。我面带微笑把他叫了进来。他有些尴尬，说话吞吞吐吐的。他是为那晚的激动来道歉的。我自然不会为那件事而生气。可我还是想知道他当时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当时孩子发热吗？还没等我问，面前坐着的七尺男儿就像个女人一样哀哀怨怨地诉说起委屈来。孩子的母亲自孩子住院后始终没有露面。想起她在南方打工，半年后结识了新欢离他父子而去，男人便有些激动了。恰巧在我走进病房的一刻，他的心又在为这件事而滴血，所以他便将情绪一股脑地向我砸来。我安静地听着，没能插上一句话。我想认真倾听也是对他的一种安慰。对医生的要求不仅仅是看病那么简单，我们还要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进入到病人及家属的世界，同他一起悲伤。

然而，当有些精神暗疾以凄楚或温婉讲述的方式袭来的时候，我也无

法相信自己的免疫系统竟然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患者是一名3岁男孩，急性扁桃体炎，第三天体温已经趋于平稳，我在他家人一张张朴实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。可据今天下午的值班医生反映，孩子又出现发热。起因可能是昨日家长带患儿外出着凉所致。我站在他面前时他的体温正在逐渐地向上攀升。我指导家长给孩子物理降温，然后挂上了退热的点滴。透明的液体像一股清泉流进了干涸的土地，我知道在它的浇灌下，土地不再炙热，万物开始复苏，我们只需要等待。我正在记病历，思绪被一缕草香散发的味道吸引了。我寻着气味一路找过去。走廊与楼梯的交汇处，一个老迈的身躯跪在黑暗里，口中发出一串声音，细细弱弱的，3个红色的亮点刺破了黑暗的身体。在她回头看我的刹那，我又看到了之前那张熟悉的面孔。

第二天的中午，我准备下夜班回家。她有意在等我，把我拽到了一个人少的地方。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，欲言又止。她左右看了看，确信没人的时候才说出了实情。就在这个上午，她不远数里，乘车到了偏远的农村，在一个破败的砖瓦房里找到那个据说会通灵的人。那人烧了3炷香，盘腿坐在炕上，掐着手指。神婆告诉她孩子的病要想好，必须得找一个35~40岁长发女性医生管理。我没有答应她的要求，她有些黯然神伤地走了。

孩子的病逐渐好了起来，小家伙

姑姑来北京治疗眼疾，朝夕相处，忆起不少往事。

一天，姑姑问我，最近有没有听过陕西省民委李淑贤主任的消息？好久没有她的音信了，很是挂念。刚解放时，要不是李主任走家串户，劝学劝业，姑姑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文盲家庭妇女。“没有她的襄助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姑姑说。

李淑贤是陕西省民委的老主任，今年已经85岁了。因其朴实的为人、工作上的担当，在陕西各族民众中有极好口碑。初识李主任是1987年。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到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工作，不久，受邀参加省委统战部、省民委组织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座谈会，有幸结识了李主任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。李主任也渐渐成了我的恩师，每遇人生重大选择，我都会向她报告和讨教，她则毫无保留地给我点拨指导，使我受益匪浅。

记得2000年左右，西安市政府公开选聘干部，我想参与一下，事前请教李主任。没想到李主任却给我泼了些凉水。她说，你是回族，如竞聘成功，很可能安排到市民委工作，优秀民族干部都集中到一起，不一定能发挥作用。我更希望大家能在各行各业充分发挥作用，这样，对党的事业和自身成就都有好处。

这番话醍醐灌顶，我果断放弃了这次机会。

2002年，中建总公司系统干部制度改革，我顺利通过公开竞聘选拔，从中建西北院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，跃升至总公司政工部副主任，实现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。第一时间得知此讯，李主任用诗一般的语言，表达了自己由衷的喜悦和真诚的祝福：“锐军，你将要到北京发展的消息，是这个春天里传来的最大喜讯！”她仔细叮嘱我，到了新的环境，要继续踏踏实实做事，本本分分做人，严格要求，坚守底线，给党争光，给回族争光！

进京工作以来，远离家乡。但是每次回西安出差或探亲，总要挤出时间去看看李主任，从她那里汲取精神营养。我也曾经和姑姑一起去看过她，很动情地共同忆起很多往事。

几年前她不慎摔成骨折。高龄受此重创，一般人挺不住。可乐观豁达坚强的李主任，每天坚持康复治疗，用学步车锻炼，竟然快速恢复，可独立行走。真是厚德载福，好大方有如此回赐。

中间曾通几次电话，能感觉到衰老正悄悄降临在她的身上。最近她身体咋样？我想找民委朋友问问。

然而让我遗憾的是，接连打听了好几个人，都表示不知她现状。我不由心生感慨。一个对民族事业

化作春泥更护花

□ 陈锐军



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主任，难道就这样从公众甚至从民委干部的视线中悄然消失了？

我忽然觉得，很有必要为老主任写点什么。于是求助于万能的互联网，用了各种搜索引擎，希望能找到“李淑贤”的相关历史信息。

然而结果让我深为失望，甚至黯然神伤。网上能搜到的“李淑贤”，只有末代皇帝溥仪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，而且全部是一些低俗不堪、似是而非的八卦新闻。那个为了民族事业，早年就从北京来到西安，一辈子献身民族事业的老民委主任李淑贤，在互联网时代，已经悄然无声。

终于找到一则与老主任李淑贤相关的文章《法音流畅演佛道恒宽——纪念常明老和尚圆寂三周年》，发表于2012年3月15日，作者应是一位宗教工作者。文中忆起当年他陪同常明老和尚进京，回陕时中国佛协给他们买了飞机票。作者虽然很想坐飞机，但又怕超过差旅标准，担心挨批评或不给报销。尽管同行的常明老和尚不断地安慰作者：这是北京办会单位给你买的，咱地方来的面对中央，还能不随缘啊。作者不放心，就给时任陕西省宗教局局长、省民委主任的李淑贤打电话请示。李主任很干脆地答应“你就坐飞机回来吧”，让作者一生中第一次体验了什么叫遨游蓝天。作者感慨道：“看来，随缘就是一种人生原则，连一位身为回族的局长也遵从这种随缘的法则啊，而老和尚对世事的把握与自信也令我不得不佩服。”

我觉得，这一次，无论如何都要挤出时间去看看李主任。试着给她家里拨电话，保姆说，李主任外没敢多打扰老人休息，我们聊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。虽行动不便，步履蹒跚，李主任却一定坚持亲自送到电梯：放心吧，我硬朗着呐！

很多老人非常景仰地回忆李淑贤当年的风采：人非常漂亮，梳着两个大辫子，特别亲民，经常走家串户，劝学劝业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干脆利索。李主任当年嗜好抽烟，女人抽烟，本似属不良嗜好，但因为李主任人品端正，人缘极好，她抽烟竟没有引起大家反感，反倒成了她独特的、令人羡慕的个性标志。

岁月无情，那个精神矍铄、风采奕奕的李主任，虽然苍老了，但在我的记忆中，她的才识、为人清晰历历。我觉得自己有责任，把李主任忠诚党的民族事业，毕生关心百姓的故事和精神，发掘出来，广为传颂，并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！

时间（外一首）

□ 丘树宏

种子与果实的时间
是四季

高山与大海的时间
是江河

白天与夜晚的时间
是日月

人类与自然的时间
是生命

而我与你的时间啊
是爱情



快乐地和我打着招呼，一逗他，他在病床上打滚，笑个不停。我看了一眼孩子的奶奶，意思不言而喻。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孩子的奶奶说出了更让我惊异的事实：神婆说了，不换医生也可以，把神符烧成灰烬，让孩子喝了，也能让病好起来。她的话和脸上灿烂的笑容像是一记重拳，我的心瞬间脆弱起来，浑身颤抖。我开始想象着他们是怎么捏住孩子的嘴巴，把一些纸张灰烬强行灌进哭闹着的孩子的嘴里，半天没有缓过神来。

我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最大程度地帮助需要帮助的病人。然而注定有一些事，比如潜藏在心底里的暗疾，我们无法去除。它从隐秘的地方浮出水面，汇聚一处，变大，变强，波涛汹涌，掀起狂风巨浪。我就像在夜晚里乘着一叶小舟，在起伏的浪涛里颠簸前行。

小汉娜·小牛郎

我的德国女婿玫瑰·马丁的侄女小汉娜，是个四岁的小女孩，她与马丁一起陪我们参观她妈妈工作的奶牛场，看得出小姑娘与这里的奶牛特别是小奶牛亲密无间、形如朋友。

一头金色的头发，
一摇，一晃，
都是满眼的阳光。

刻意穿着
我们送的花裙子，
透出一点儿中国模样。
看我们的时候，
总是羞涩忸怩，
好像一朵夜来香。
看奶牛的时候，
总是活泼亲热，
如同一段田园小唱。

哈哈，来到小奶牛栅栏，
竟与它们一起打闹推搡，
浑然成了一个
调皮的小牛郎。